

凤凰树下的岁月

■ 梁少波

每当途经东湖广场，总会见到几棵硕大的凤凰树。透过像小梳子一样密密麻麻的树叶，我的思绪便泛起波澜，那些年，那所偏远的学校，那棵凤凰树下的青春岁月，就情不自禁涌上心头。

刚走出大学校门，就站在了一所中学的讲台。与我一同走进这所中学的，还有小刘、小谢、小吴。4人来自不同的院校，却分配在同一所中学，住在校内同一间砖瓦房，同事调侃“铁四角”。

凤凰树就长在砖瓦房门前约7米处，足有1.5米粗，树阴匝地。听退休多年的老同事讲，这棵树的树龄比学校的校龄还要长。

清晨，当校园的钟声响起，我便立身凤凰树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深吸几口负离子，对着凤凰树回味昨天，盘划当天。午后，“铁四角”各自捧着碗筷，坐在凤凰树下的石板凳上，吹着微弱的风，享受着树下的荫凉，聊着当天三尺讲台上遇到的新鲜事。阳光透过凤凰树叶的缝隙，投下婆娑的树影，留下的喜怒哀乐，只有凤凰树记得。入夜，抛开批改作业的疲倦，吸着凤凰树散发的特有气味，感受着校园的寂静，心中便又生出许多莫名的惆怅。

放学后的闲暇时间，4个人搬出椅子坐在凤凰树下玩起“拖拉机”，吸引着不少同是住校的教师围着观战，并指指点点充当狗头军师。小刘每天都要弹三两回吉他，情感高涨时，自然而然闭上眼睛摇头晃脑边弹边唱，很是投入，沙哑且粗犷的歌声被大家调侃“唱得很好，不唱更好”。歌声却给凤凰树增添了青春活力和温情。我曾一时心血来潮学

弹吉他，小刘也一本正经地教，一周后，和弦还没弄明白，手指头却红肿得难受，恒心和毅力自是不够。小吴总是弄些瓜子、花生、啤酒，四人围坐在树荫下，兴致高时畅谈人生。我喜欢看书读报，偶尔写点“豆腐块”向报社投稿，稿费却总是买水果“犒劳”3人，因而我的文章见报，他们比我还兴奋。小刘还有一手好厨艺，每个周末都献上一手，弄些花样给大家添加营养，因而，我们又很期待周末……

奋斗的岁月最充实也最难忘，我们用心经营着日子，白天传道授业，晚上聚在砖瓦房畅聊收获，在星光下交流心得。所教的学生多次获得竞赛奖，小谢和小吴被评为县优秀教师，我的教学论文也频见报并获奖。凤凰树下的“铁四角”获无数赞誉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世事变幻，但凤凰树不衰，人事的变动始终没有将“铁四角”拆散。

兴许是年少的心经不起外面世界的诱惑，三年后，“铁四角”散了。我来到了县城的教育部门，小刘受经济大潮的冲击去了深圳，小谢为了爱情调到邻县的一所中学，只有小吴还在原地默默耕耘。光阴荏苒，眨眼快30年。

“战友”的情谊最是难分难舍。记得分别的那个晚上，小刘为大家做了最后的晚餐，大家醉意朦胧，唠叨着三年来与凤凰树的感情。剪不断的离愁，弥漫在砖瓦房的每个角落。

小吴多次叮嘱3人要记得来信，为此，书信维系着散开了的“铁四角”又过了许多年。

终于有一天，小吴来了电话，说

创建教育强镇的原因，砖瓦房要拆除建教师宿舍楼，凤凰树也要砍掉，腾出空地建绿化带。捏着电话的我，手不停颤抖，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袭上心头。电话的那头，小吴肯定也心绪难平。凤凰树没有了，砖瓦房也没有了，树下的“战友”情谊却永在心中，就像火焰一般的凤凰花，年年绽放，那是激情燃烧的青春！

不久，我又收到小吴的来信，撕开信封，里面仅有一张照片，一张以砖瓦房和凤凰树为背景的照片。这是小吴为了留住那份记忆，赶在砖瓦房即将拆除，凤凰树即将砍伐时拍的。端详着熟悉的画面，我心潮澎湃，思绪飘摇。

多年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故地重游，回到那所中学。明知凤凰树与砖瓦房已不存在，却固执地绕着楼房寻找旧迹，然而，曾经的欢声笑语早已被时光掩盖，了无踪迹，我无比失落。转而又想，这不正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、教育的发展吗？这样想着，心里多了些慰藉。

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智能手机的兴盛，微信把我们聚拢，我们建了个小群，起名叫“铁四角”。交流得知，经受了经济大潮洗礼的小刘，创办了一间颇具规模的教育培训机构；小谢和小吴都做到了学校的中层。折腾了大半辈子，大家操持的竟然还是教育，教书育人的那份初心始终不变。

事隔经年，潮起潮落。每忆起陈年旧事，我都会取出那张照片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。我想，那些时光，那段经历，以及凤凰树下的喜怒哀乐，他们肯定也记得。

筒子楼的前世今生

■ 梁占庭

“筒子楼”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名词，现在建筑群中已经很少用到了。

前段时间，前去拜访一位老集邮爱好者，当踏入斑驳的露天矿红旗北路的老旧小区，看到不高的楼房，传统的式样，便唤醒了我对筒子楼的记忆，挑挑拣拣，串串联联，点滴碎片又缝合着鲜活了起来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北方小县城里，住楼房的都是不普通的。初中那会儿，同学的爷爷是副县长退休，因我们关系要好常去他家写作业，刚开始听说是个县领导便心生怯意，接触久了也就和邻家老人一样，是个慈眉善目的胖大爷。他们住在一幢十二层的筒子楼里，在县城是比较高的建筑，同学家十一楼，我总喜欢在写完作业跑上楼顶，县城大小街道便一览无余，颇有点无厘头的自豪。心想着以后也会有机会住进属于自己的楼房，一棵芽儿就此埋下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叫“筒子楼”又名“飞机楼”的建筑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在不惑之年，进入茂名露天矿这片老旧小区，颇有点时空的转换与现实场景的交织，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。

一栋六层小楼，老集邮爱好者家住四楼。狭窄的楼梯，竟然二三层楼梯是被铺设瓷砖的，但其他层却没有，地面倒是干净的，折射出时代变换下每个家庭的自主与发展。新与旧的重合，遮不住一丝一毫。

他家进门是一条狭窄的过道，水泥打造的网状隔断，刷了白石灰，形似屏风，挂了一个大大的福字，极具广东特色。约摸十余平米的客厅坐东朝西，被两间卧室外加厨房、厕所环围着。厅中一组简约木质沙发，配着大小适中的茶色玻璃茶几，桌上一盆红展，色泽艳丽，格外夺目。墙上一方通电的山水挂钟，毛主席的头像闪着红光。他见我环视家里陈设，侃侃而谈的脸上露出几分尴尬，“家里简陋，友勿见怪哈！”“采光很好，绿枝茂生，干净整洁，多温馨啊！”一来一往中，在新的环境里寒暄并熟络着。

家里的布局一目了然，估计出于私密性考虑，两间卧室挂了布门帘，一白一粉，一曰仙鹤迎春，一曰花开富贵，寓意极好，这在南方倒是

比较少见。聊天得知他儿子工作后常年不在茂，只有他们老两口，房子虽老，但几经商议终不愿意搬离。住了几十年，很有感情，老的街坊邻居也大都在。想来人总是这样，对熟悉的事物，便赋予了无限的情感色彩和寄托。

当天回家的路上，我常想：一套四五十平米的房子，承载了一个家庭几十年，有限的空间，会觉得狭小么？现如今，我们动辄一百多平方的居住条件，却依旧感觉不够宽敞。

答案在几天后与父母的聊天中找到了：罐装液化气变成了天然气管道，不用再为省几块钱跑较远的换气站了；煤炉取暖变成了集中供暖，秋冬之际不会再灰头土脸地捋饬煤球了。现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，家具家电更齐全了，衣食住行更方便了，但人心的欲望也更难满足了。

是的，欲壑难填，却为人间常态。知足常乐，方为处世追求。

想当年，每年九月份的样子，爷爷和妈妈总会提前打听供煤的渠道，是新疆出产的煤还是山西出产的煤？哪个火力更持久？咋样储存更耐用？都在心里有一本经。大学以前，家里还是平房四合院，没有集中供暖，一样是经过从煤炉子取暖到自装暖气片取暖的历程，直到后来搬了商品楼，在父母的努力中率先落地了少年时心中住楼房的萌芽，格外珍重。

辗转跑入不惑，面向知天命之年，曾经的懵懂少年也已在他乡奋斗，并搬了几次家，那一棵住高楼的芽儿也就在异乡生根，把他乡做了故乡。身居南方，也早已不会在暖气片上烘干新洗的衣袜，家里变频空调依然主导温度和湿度，但总是少了点动手的快乐。

父辈也进入了老年，那些筒子楼也撞进了暮年，有些甚至已经被拆。但记忆里我对筒子楼的留恋却久久难以割舍，那泥水工出品极少脱皮的水泥地板、木匠打造的刷了一层清漆的实木家具、给人心冲踏实感十足的土炕、煤炉子炒出的极具烟火味道的家常便饭，还有那逼仄空间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。

筒子楼已进入了历史，成了专有名词，如同我充斥希望的青春，抹平了激情与棱角，留存了坚守与初心。

茂名新农村赞

■ 梁銓芬

一
暖日乡村面貌新，
此时望眼长精神。
山青水秀自然美，
树碧莺歌到处春。

二
锄禾日月载春秋，
建设乡村壮志酬。
道路条条通致富，
农田漠漠映新楼。

三
东风一夜千山暖，
绿树红花日影迟。
万顷良田铺锦绣，
犁头作笔赋春诗。

四
四月乡村满目新，
蜂飞蝶舞逐流云。
田原经雨千重绿，
柳暗花明又暮春。

马齿苋

■ 何志坚

夏天来了，野外的马齿苋应该生长很旺盛了吧？冬天时想吃马齿苋，却买不到，因其怕冷，一到冬天便死光光，只有春夏才是属于它的季节。我喜欢吃马齿苋，不仅仅是因它能清热解毒，而更喜它酸中带苦的口感挺开胃。今天买菜时特意买了马齿苋，用其煮鸡蛋味道很鲜美。

只见马齿苋，红绿参半的细茎，小小的绿叶上沾着水珠，宛如彩带轻舞，晶莹剔透。梗上还带着硬硬的根须，只要你保留着它的根须，放在水里可以十几天也不凋残。仔细观察才发现，马齿苋之叶果真形如马齿，其花小巧玲珑，或白或黄，点缀在绿叶之间，更显得其清新脱俗。

细叶间还嵌着一些绿豆般的小果，这种小果子竟然似曾相识，我才想起小时候经常随手在沟壑边摘来吃的，可能就是这种野菜。忆起往事，忍不住把小果子摘下放进嘴里细嚼，有几分酸涩，却是童年熟悉的味

道，原来果子中许多黑黑的小籽就是马齿苋的种子，可以想象一场大风刮过，种子随风散落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马齿苋便占据了旷野田陌。

看着这马齿苋，越发感觉亲切。没想到它上面还藏着我童年的快乐呢。想着待会儿它就要成为我餐桌上的美味，心中更是多了几分期待。下锅前，我先把它的根须摘掉，只留上面嫩嫩的一截，再洗干净，切段。锅中放入适量水煮开，再加香油和盐，然后放进马齿苋和鸡蛋，中间要不停地搅动，否则加入鸡蛋后，就会一直浮泡沫溢锅。书上说马齿苋和鸡蛋是最佳组合，马齿苋清热去火属凉性，鸡蛋健脑补虚属温性，两者恰巧可中和互补，最适合我这样百病缠身且虚不受补的体质。还没煮好，这道佳肴的香味便扑鼻而来，颜色也是极清新好看，都是清一色的素淡，青草般的绿，素雅的白，其中点缀的唯有一抹鲜亮的黄。就如同

在苍翠欲滴的田野里，观望夏日的傍晚，那让人神清气爽的蓝天白云，以及金红色的夕阳余晖，那绿那白那红组织成一幅醉人的画面。

果真是菜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迫不及待夹起一口马齿苋便往嘴里塞，此时的马齿苋早已和鸡蛋打成一片，分不清彼此，其酸涩爽口带着蛋的鲜香滑嫩。不一会儿，粥还没吃完，马齿苋的碗却已底朝天，我一股脑把汤汁都喝完了。真是余甘齿颊，回味无穷，欲再一饱口福。其虽非珍馐美饌，却也别有风味。

马齿苋，其名朴素，其形亦朴。生于旷野，长于田陌，似乎与世无争，独守一方天地。无需浇水施肥，它依然可以顽强生长，自成风景，风把它带到哪儿，它就在哪儿葳蕤而生。可谓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它的独特与坚韧常让人无法忘怀，更心生敬意。愿我们皆能如马齿苋一般，坚韧不屈，随遇而安。

